

「宜蘭厝」推廣理念之省思

——從「起厝」的意義談起

黃昭瑾

一、前言

「起厝」——打造一個符合自己生活歷史經驗與想像的生活空間，在傳統社會裡，是人類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因為在漫長的「起厝」過程裡，人們會關照到自己日常生活中之各項可能活動所延伸出來的各種互動關係，以及其所形成的習慣例規做為住屋的設計準則，並且會盡可能地將象徵自我認同的各種元素，透過圖騰的鑲嵌、動植物的養育；等表現在「厝」的整體面向上。但是到了專業分工的現代社會，「起厝」被歸類成爲一個技術性的工作，任務移轉到建築師以及營造廠商的手裡，而同樣身處在這個分工

社會結構中的人們，因此也就失去了捲起袖子參與「起厝」的意念。然而，也就在這個將「起厝」的工作全權委任於建築專業體系的時候，人們不但釋放出了部分建造個人生活方式的自主權力，同時也失去了再製(reproduce)自我認同的機會。於是，無論是地域生活具差異性的北部人、中部人、南部人、東部人，還是族群特性具有差異性的漢人、客家人、原住民，同樣都住在由專業營造公司所提供的方方正正、以三房兩廳爲基

本格局的集合式住宅裡。
基於不忍台灣鄉村建築成爲現代都市建築基調的延伸，或者任由封閉的鐵皮屋、販厝等不雅的建築形式散落在鄉村地景之上，

因此，從民國八十三年開始，仰山文教基金會、宜蘭縣政府、多位宜蘭在地的建築師以及九戶有起造宜蘭厝意願的地主，共同歷經了長達六年的溝通、起厝到進住的過程。而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這個被各方寄予相當的厚望與關心，並在建築界裡被譽爲台灣新民居運動的「宜蘭厝」活動正式舉行了第一次的檢討會。筆者基於長期對鄉村空間形式的關切也參加了本次的檢討會，而回溯以往對宜蘭厝活動的瞭解多來自於相關期刊以及新聞媒體的報導，或者是偶爾路經宜蘭時對於當地一般地景的瀏覽觀看。因此，參與本次檢討會特別期望能深入宜蘭厝活動的核心思維一探究竟，並期望就社會面向以及推

廣教育的觀點對宜蘭厝活動進行一次社會觀察。

二、「宜蘭厝」的起厝 經歷與檢討對話

宜蘭厝活動在宜蘭當地運作了六個年頭，既然名曰「宜蘭厝」，必然內涵著為全體宜蘭人起厝的雄心壯志。六年後，這個活動檢討會由仰山文教基金會籌辦，邀請的參與對象分別是：宜蘭縣政府、宜蘭建築師工會、參與宜蘭厝活動的建築師、建築相關雜誌、新聞媒體以及第一期宜蘭厝的起厝地主等；根據瞭解，這些受邀成員即是第一期宜蘭厝活動的核心成員，從社會角色的觀點來看，參與宜蘭厝活動的成員背景是相當程度地集中在建築專業裡。此外，自行報名參與的則有三位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的學生以及一個台北來的營造廠商。

從與會建築師以及參與起厝的住民對個案過程的報告內容中，我們看到宜蘭住民有了為自己的家提供想法的機會。其中有建築師為因應宜蘭當地多雨、潮濕的氣候環境所

運用的斜屋頂與雙層牆；有住民期望採用關照生活歷史的合院機制；也有住民對原住民圖騰的堅持；等等，處處看到建築師與住民之間意見交換的過程。在住户的稱讚聲與致謝聲中，似乎讓我們看到了在建築師的協助下，現代社會也有住民建立家園的可能性。也在宜蘭厝住户們坦承因為沒有依照建築師的建議而產生後來使用不便的後悔聲中，建築師的專業睿智似乎也得到了極高的肯定。

六年下來，這五戶由上述各界專業人士所傾心建造出的具體宜蘭厝個案，在推廣上也隨著媒體的報導而聲名大噪，只要提到宜蘭厝，縣政府、建築師、文化基金以及這五戶人家自然成了外界目光與話題的焦點。宜蘭厝更已成了宜蘭的另一重要觀光景點，不斷吸引外地人前來一窺究竟，而宜蘭厝的屋主在相關人員的勸說下也樂得配合觀光休閒區的開發計畫，將自己的住家開放成為招待觀光客的民宿，成為宜蘭厝經驗推廣的重要方式之一。只是推廣的對象反而大多是外縣市民眾而非宜蘭本地人。而「厝」作為一個「家」的本質，本是一個容納家裡主要成員之日常生活的空間，也因為承受宜蘭政府的稅賦補助而冠上「宜蘭厝」的頭銜、貼上特定

建築師的風格標籤、並擔負起經驗推廣的重責大任之後，使得原本作為「家」的自由意志似乎也起了些微的變化。此外，這五個點狀的個案在宜蘭這片廣大的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作用？大多數的宜蘭人對宜蘭厝的認同是什麼？宜蘭人對宜蘭厝的認同是否與宜蘭厝活動的核心理念相一致？如果存在有認知的差距，那麼到底認知的差異點在哪裡？認知差距又是如何造成的？等問題，引起筆者主要的關切。而以下的一個意外的田野調查卻很快地將筆者拉回到了另一個更真實的世界。

三、一個意外的田野調查

由於議程安排得相當緊湊，筆者利用檢討會短暫的午餐時間，與一位世居宜蘭本地的某大新聞媒體派駐宜蘭記者約好了共進午餐。剛坐上車的那一剎那，筆者的朋友隨口便說：「我們剛買了一幢房子，也是宜蘭厝喔，就在這附近，我不知道你對宜蘭厝那麼有興趣，我們先繞過去看一看吧！」筆者正驚喜著今天這個意外可以參觀宜蘭厝的幸運

時，我們這位朋友接著說：「在我們宜蘭，

只要是斜屋頂的房子都是宜蘭厝」，話才剛說完，車子已經駛進了文化中心附近的一個新建完成、由數幢四層透天厝所組成的小型社區。正方形的基地，一樓挑高，二樓以上各有兩個房間以及一至二套簡單的衛浴設備，這樣的格局從台灣頭到台灣尾都是人們所熟悉的。走到三樓上方的閣樓向外望去，這個社區的每一戶人家真的都是斜屋頂，短短的出簷剛好伸到陽台的臨界點上方，斜屋頂的盡頭並沒有天溝的設計，屋主爲了避免下雨時候雨水直洩而下，只好花錢再裝上不鏽鋼材質的天溝以及排水管，這位朋友說：「這個問題還不算什麼，比較麻煩的是斜屋頂的屋脊部分，因爲施工不當，前幾天下了那一場大雨，我們才知道有漏水的問題，只好趕快再找人來修」。之後，筆者在與朋友家人共進午餐的過程中，一直想試著帶引他們對宜蘭厝的談論與看法，但除了聽到幾句他們對政府補助宜蘭厝的不滿，他們最大的興趣還是他們那間「宜蘭厝」的格局，未來家庭房間的分配、房屋貸款等等問題，至於筆者心中一直關切的「宜蘭厝」，已不在談話中出

現了。

從與這位媒體朋友的談話內容可知，很顯然的，一般宜蘭人都聽過「宜蘭厝」這個具有宜蘭特色的名詞，但究竟什麼樣的房子才是宜蘭厝？這個答案，恐怕在普遍宜蘭人的心目中仍然還是相當模糊的。之所以導致這樣的結果，筆者以爲，宜蘭厝活動策變者的推廣理念與做法應是關鍵的影響因素。

四、「原型示範」的推廣方法

宜蘭厝活動是希望藉由已經興建完成而且座落在人們生活範圍中的住屋原型的吸引，使得更多的宜蘭人能夠接受這樣建築形式。就方法來看，這是一種典型的「結果示範傳播」推廣方法的應用。

(一)「結果示範傳播」的推廣方法

「結果示範傳播」(Result Demonstration)是一種針對技術移轉或是創新傳佈所用的推廣方法。此種推廣方法乃是基於提供一個可以清楚解決問題的主題，透過示範樣本的普遍性設置，配合媒體傳播說服的效果引起注

意，再透過示範觀摩的各項紀錄、活動照片、檔案文件、觀摩會經驗的提供，使得推廣對象得以在短期間內獲得問題的解決。爲了確保結果示範的成效，推廣計畫的規劃小組多由技術單位、地方領袖以及相關人員進行問題的商談與確認，再進一步選擇具有合作意願、具有合適性且可供應資源、具良好社會關係與能力的對象成爲示範戶(蕭崑杉，民八七)。

(二)推廣計畫所應面對的考評問題

如果「原型示範」是宜蘭厝活動的推廣方法，那麼這五間宜蘭厝不論在宜蘭地區或甚至在台灣地區儼然已成爲一種主要的原型示範。六年來，主辦單位透過宜蘭厝原型在宜蘭地區所作的結果示範，以及媒體的傳播說服，「宜蘭厝」活動在宜蘭當地區引起多大的注意？有多少的宜蘭住民因爲宜蘭厝這個起厝活動的推展，而開始關切自己的住屋形式與居住(dwelling)樣態之間的關係？又有多少宜蘭住民在面對居住問題的當下，會想到尋求宜蘭厝的相關紀錄、資料與經驗的協助？以上這些問題的答案，是不是符合「宜蘭厝」運動最初始的計畫所預期的成效？

上述問題，是一個推廣計畫必經的考評過程。然而，在檢討會上，與會的宜蘭厝參與成員卻幾乎將其掠過而不作細究，僅直接熱烈地討論著宜蘭厝的未來是不是要持續以原型示範的推廣方式著手發展。

(二) 結果示範推廣的關鍵條件

參與宜蘭厝會議活動的多位建築師均相當強調，宜蘭厝活動帶有刺激宜蘭人、甚至是台灣人在空間美學認知反應的企圖。然而，「結果示範」的刺激能否成功地擴散到

所有預期推廣對象上，進而引起學習仿效的意願，並使得推廣活動的理念得以藉此傳播，影響因素很多。就其中最關鍵的因素之一，即示範戶與推廣對象是否具有相近似的社會網絡與生活特質。唯有以相近似的社會背景、社會網絡與生活特質做為推廣互動的基礎，宜蘭厝的推廣對象與示範戶之間，才會有針對宜蘭厝活動內容進行相關對話的機會，而宜蘭厝的起厝過程與起厝理念也才有可能在這樣的互動對話中不斷展現和傳遞。

因此，宜蘭厝作為一種宜蘭民居之範型，所代表的應是一般宜蘭大眾只要願意便可輕易建造起來的住屋，亦即，這些宜蘭厝示範戶的社會背景與經濟、知識能力等特質

必須是與大多數宜蘭民眾的一般社會背景和特質相近似的。然而，我們發現，個案業主之背景條件者，多屬於獨立戶之地主，卻是佔宜蘭居民人口之少數，這基本上已和前述之推廣原理並不相符，無怪乎有與會人士提議宜蘭厝活動應改從集合式住宅或從社區入手推廣。此外，這種結果示範之推廣方式也可能引發另一種意外的效果，也就是造成一窩風不明就裡的模仿。

(四) 意外的效果及其危機

畢竟在這個講求經濟效率與簡易符號操弄的現代社會，象徵性的直接套用原是一種可以節省經濟成本，甚至可以省去設計思考「麻煩」的方法。從前述田野調查的經驗裡，吾人即看到一般建商利用這五間宜蘭厝的共同特徵——「斜屋頂」做為象徵符碼來刺激銷售。而多數宜蘭人也理所當然地接受，甚至將斜屋頂即視為「宜蘭厝」的內涵。但這顯然又與宜蘭厝原型示範所追求的形式與內涵，有著極大的差距。依照原本活動計畫的主旨，在於喚起宜蘭縣民的居住環境意識、重新塑造有特色的蘭陽地景與建築，以及藉由居民的參與互動深化宜蘭人的鄉土認同。然而，觀諸此次的推廣經驗，其所達到的卻

可能是以下兩個意外的效果：一種是受到宜蘭厝形式吸引的宜蘭本地住民透過與宜蘭厝原型屋主的互動，或者在其他相關單位的協助下，蒐集到宜蘭厝建造原型的設計圖樣以及相關資訊後，進一步由當初負責營造的業主再為其複製一幢與原型相差無幾的房子；另一種可能則是，當地未曾參與宜蘭厝營造工作的營造師傅，在既有的營造基礎下，運用自己的想像建造出一幢營造師傅自己「以為是」的宜蘭厝。至於宜蘭厝這個原可以喚醒宜蘭人起厝和鄉土意識的核心理念可能很快地便在前述的意外效果下被掩蓋得無影無蹤。因此，若說「起厝」是為了打造一個符合自己生活經驗與想像、關照自己日常生活的人際互動關係以及習慣例規，並且能夠鑲嵌自我認同的生活空間，那麼宜蘭厝的建造怎能省略廣大宜蘭人親身參與互動的機會。而原型推廣所引發的住屋形式的模仿抄襲，反倒使宜蘭厝流於形式與消費符號的操弄，也成了「起厝」原始意義的辯證對象。

五、「觀念轉換」的推廣理念

將原型示範的推廣方式應用在「起厝」

這個事件上，其實有其結構性的謬誤。因為「起厝」是爲了居住，爲了容納生活，生活的方式也就是「厝」的使用方式，因此，一個人會蓋什麼樣的房子，便代表著它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生活。而生活方式常是某種生活觀念的展現，因此，起厝的內涵所涉及的其實乃是某種觀念的建立或轉換。若從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來看，廣大社會基礎成員的觀念，雖然原將日常生活構織成爲社會歷史與文化的主要來源。然而，實際上，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軌道卻往往被某種特定的意識型態所建構完成，人們只是順著這個已經鋪陳好了的遊戲規則在蓋房子、居住、工作、休閒……。就像宜蘭人現存的地景與建築之所以會呈現當前的樣態，背後其實是有著某種特定的意識型態在主導著宜蘭大眾的觀念和行爲。因此，若吾人期望宜蘭地景上的空間形式能夠有所改變，那麼，回溯歷史去找尋建構出目前的地景空間形式背後那一股具有意識性的能動作用 (agent) (註一) (Anthony Giddens, 1984)，再設法予以轉換便

的。

(一) 馬濟洛的「觀點轉換」理念

自馬克思以來，如何克服僵化的意識型態在日常生活意識上的主宰，從盲目的社會與歷史力量中尋求一種自由意志解放，始終是人類努力的目標。美國哥倫比亞成人教育學者馬濟洛 (Jack Mezirow) 認爲，每個人對於存在世界的認知、詮釋與行動的知識來源都依附在一套參考架構之上，也就是對事物的「意義觀點」(meaning perspective) 的詮釋來源。而意義觀點又是以一種信仰、態度、稟性的意識型態存在著。當人們意識到賴以詮釋意義的知識架構反而造成人們對事物本質理解的扭曲時，一種突破既有意識型態的力量就會隨之產生 (邱天助，民八二)。受到哈伯馬斯 (Habermas) 的影響，馬濟洛借用其「解放行動」(emancipatory action) 的概念，提出所謂「觀點轉換」(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 的理念，亦即：透過一種解放的過程，使個體逐漸對由某個特定意識型態所建構出來的心理文化假設、對意識型態所加諸於個體的限制，以及各種

既定之人際關係的看法，產生批判性的知覺；而個體也就在這個過程中重新建構其作爲新的經驗與行動建構憑藉的心理文化假定 (李麗珍，民八五)。

馬濟洛同時認爲，社會成員之所以會進行觀點轉換，必定得經歷過一場「失去文化方向」的困境，也就是在知覺到社會存在著與傳統疏離的困境以後時，嘗試找出這個造成與傳統疏離的社會心理文化假定，並對其進行批判性的評價，再透過社會歷史軌跡的尋找行動，以及文化的再選擇過程，重新建立起這個社會的關係與行動，以形塑另一股文化力量與信心。當然，這些歷史文化的尋找與選擇過程必須經由詳細的計畫與活動，甚至是社會運動來引導溝通與對話的機會，再藉由溝通與對話的過程促發個人乃至於社會從自省中學學習對自我的了解，進而完成觀念結構的改變。

(二) 居住思維的意識喚醒

換言之，宜蘭厝活動不論是作爲一種環境意識的喚醒，或是作爲一種宜蘭鄉土民居原型之建構，最重要的關鍵係在於觀念的轉

換，而非形式之複製。而要做到觀念的轉換，便絕對不能僅停留在建築規範的訂定上，而是要將之視為一種社會運動，一種帶領宜蘭人重返宜蘭本土文化與鄉土認同的運動。因此，運動過程的參與便遠比形式結果要來得重要百倍，而推廣的過程也需更求詳細、複雜而深刻。譬如，人們的日常狀態是在於尋求一種與週遭事物環境相互協調的歸屬關係，唯有有意識到與週遭事物環境之間產生不能融合的疏離感時，人們才會回頭從週遭的線索以及歷史的回憶中，試圖使自我的存在意義再一次獲得澄清。因此，自明性 (self-identity) 並不是發生在人們的日常狀態中，反而是在一種特殊的狀態下被激發出來的 (漢寶德，民七七)。那麼，「宜蘭厝」作為一個「起厝」定居的意義覺醒運動，其所要推動的理念便應該如鐘鼓般鏗鏘有力地打入人心；其所應該運用的方法更應該是要能夠突破一般大眾當前的日常思維結構，人們對居住的結構性思維才有獲得轉換的機會，也才能夠抗拒所有非關生活的資訊的強加。

六、結論

當台灣城鄉各地的建築地景仍雜亂無章地執迷不悟之時，由宜蘭縣政府、仰山文教基金會以及宜蘭各界建築專業人士所發起的宜蘭厝活動，可說是為台灣整體地景的改造推廣運動，跨出了頗具代表性意義的重要一步。然而，歷經六年來的推廣，我們也確實看到了它與當初的理念相違悖的潛在困境，而這樣的困境同樣也可能發生在往後起而效尤的各個縣市與各社區的民居運動中。因此，透過此次第一期「宜蘭厝」活動成效的檢討，若能更深入釐清宜蘭厝整個推廣方法的內在原理，相信應有助於擴大往後的推廣成效。從本文所曾提及的田野訪查中，說明了第一期宜蘭厝活動似乎尚未能明確地喚起宜蘭人對居住空間形式的本土認同，也與活動當初所達成目的差距甚遠。再從宜蘭人們對宜蘭厝的了解僅僅停留在「斜屋頂」的形式認知層面來看，筆者認為這是策動者選擇以建築原型的展示做為推廣方式，卻拋棄以更積極、細緻的社會運動方式和更深層

之「起厝」意義的觀念轉換思考和做法，來深入對宜蘭本土人文的自覺喚起，所必然導致的結果。

(本文作者為臺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註釋：

註一：能動作用係指：改變既定事態或事件進行過程的力量。

◎參考文獻：

邱天助 民八一 女性主義教育學與 Meadow 觀點轉換學習 婦女教育 師大書苑 頁一
九七—二一六

漢寶德 民七七 建築、社會與文化 境與象 出版社

賴麗珍 民八五 馬濟洛的觀點轉換學習理論 介紹 成人教育 第三十四期 頁一八一—二五

蕭崑杉 民八七 農業推廣學 台北 茂昌圖書有限公司

Anthony Giddens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Polity Press, Cambridge, in association with Basil Blackwell, Oxford.